

九堂课，颠覆你对阅读的传统认知

高效阅读课


[美] J.B. 克尔夫特◎著

苗婷婷◎译



HOW TO READ
EFFICIENTLY

跟着美国名师学技巧，每次阅读都高效
用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知识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效阅读课

[美] J.B. 克尔福特◎著

苗婷婷◎译



HOW TO READ
EFFICIENTLY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效阅读课 / (美) J.B.克尔夫特著; 苗婷婷译
— 南京: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37-9929-2

I. ①高… II. ①J… ②苗… III. ①阅读-研究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91197号

高效阅读课

著 者 [美] J.B. 克尔夫特
译 者 苗婷婷
责任编辑 葛 昀
责任监制 曹叶平 方 晨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pspress.cn>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7
插 页 2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7-9929-2
定 价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CONTENTS | 目录

第一课	你真的会阅读吗	1
第二课	被忽视的调查研究	23
第三课	规律带来的阅读乐趣	41
第四课	你为什么而“读”	67
第五课	阅读需要被引导	87
第六课	我们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	115
第七课	消化知识内涵	143
第八课	如何阅读一本小说	165
第九课	宇宙菜单	197

第一课 你真的会阅读吗

我们认为阅读不仅是接收信息的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创造”，并不是简单地指“文学”带来的美感，它还指的是一种生理感受，这种感受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能够使人在阅读时变得积极主动，并能享受独处。





Part 1

几个月前，机缘巧合下，我参加了一场晚宴，席间的一个提问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当谈到有关初级教育的话题时，宴会的主人问其中一名客人：“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阅读的？”

这位客人立马神态颇为自豪地回答：“我从三岁就开始阅读了。”

“那您呢？”主人又接着问下一位客人。

“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五岁吧。”

主人又问坐在远处的一位女士：“那么，您呢？”

尴尬地踌躇了一会儿，这位女士才坦言由于年幼时患猩红热留下了后遗症，所以她九岁才开始识文习字。

随后，宴会上一半的人都回答了这个问题。

单独而言，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要点。

然而，在他们接二连三、如出一辙的答案里，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是我内心排斥的。

我指的是，他们在回答问题时的言语措辞及共同特征，让我感觉不愉快。

他们的回答似乎都遗漏了这个问题字面以外的含义，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故意忽略了，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在潜意识里忽视了这一点。

他们最后的发言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开始学习阅读”就是指开始接受初级教育，并认为这也是这个问题所表达的全部含义。但是，当时我就认为这不是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读。那什么是正确的解读呢？当我这么思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这种富有趣味性的解读，引发了我的深思。因此，当主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微微一笑，说我仍在学习中。

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在接下来的玩笑与闲聊中，我发现与会的众多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文字相关工作的职员，居然没有一人曾认真思考过，“怎样阅读”不仅指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及接受初级教育——即大量学习字母，拼写单词，理解字典中单词的含义及阅读各类印刷物如书刊等，除此之外，“怎样阅读”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没有人认真思考过，阅读时我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也没有人认真观察过阅读时的自己。所有人都固执地认定阅读在本质上是一个接收信息的过程，而这不过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假设。也可以这样说，所有人都认为书本相当于一部无声电话——一端是传输信息的作者，另一端则是接收信息的读者（能识文断字的人）。



然而事实上，从目前来看，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不仅没有正确描述出“阅读”这件事，甚至可以说是对“阅读”的误述。

我一提出这个想法，毫无预兆地，众人立即以我的观点为中立理论展开了一场探讨与辩论，我们逐渐在这场辩论中有了新的发现。就这样，我们在兴奋与愉悦中将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了凌晨一点。

最终我们发现，大家普遍将“怎样阅读”的定义理解为接受学校教育。例如，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定期出版有关应该阅读何物的文章，却鲜有出版有关应该如何阅读的文章。不仅如此，在所有有关阅读方法的文学作品中，也就是那些教我们应该读哪些书，为什么要读这些书的作品，几乎没有一本是真正教我们怎样去阅读必修书籍及如何读懂其中内容的。我们还发现许多其他的问题，这真让人惊讶。我们的发现意味着有关“阅读”的调查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已经把这个发现总结为一句话写到了本书的扉页上。

我们认为阅读不仅是接收信息的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创造”，并不是简单地指“文学”带来的美感，它还指的是一种生理感受，这种感受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能够使人在阅读时变得积极主动，并能享受独处。事实上，阅读也是一种合成代谢。总之，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表

述是我们循序渐进地归纳总结出的对阅读最贴切的表述，我将在后文中阐明并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

到目前为止，本节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介绍为主，其目的是为读者打下心理基础，就像明智的泳者一样，在跃入深池前必须做一番准备工作。

Part 2

往前追溯十年或十二年，没有人会讲故事。

很遗憾，我以这个显得有点愚蠢的论断开场了。但有两个理由支持我的论断。首先（在前文已有表述），这个论断的字面意思是真实的；其次（也是我想重点强调的一点），我们调查研究的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的真实性。

因此，请允许我重申这个论断。

一开始，大约十年前吧，所有人都不会给别人讲故事。摩西不会，荷马、乔叟也不会；吟游艺人和吟游诗人那就更不用说了；但丁、狄更斯皆不行，甚至连柯南·道尔也不会。

不幸中的万幸，这些文人墨客中，有一部分人能成功地哄骗、引诱甚至是威逼他们的读者或听众讲故事给他们听。

“哼！”也许你会对此观点嗤之以鼻，“有人假装在证明



一个愚蠢的论断，实际上，他是在编造另一个谬论。”

或许看上去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论断”前，请先去看一场电影吧。

Part 3

现在，我们买了激动人心的《两条响尾蛇》的电影票。

我们急匆匆地通过幽暗的走廊悄悄地坐在了靠近前排的空座上。

周围有嘈杂的交谈声，绿色的电影画面闪烁不定，昏暗的荧幕上出现了“吉姆遇到了一条响尾蛇”的字幕。几分钟之后，在场的观众都安静了下来，大家怀着迫切的心情，忍耐而又被动地开始了观影。观众看见——透过一个黑乎乎的洞——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牧羊场荒芜的斜坡上，一个牛仔怀抱一只羊羔，身后跟着一只母羊，他披荆斩棘，想走下这条坎坷崎岖、长满仙人掌的斜坡。

他步履艰难地走过来了，镜头随之拉近，我们能清晰地看见他怀里那只羊羔柔软轻盈的皮毛以及他充满喜悦的双眼。突然，他的脚下有什么东西隐约在蠕动。一条吐着信子的类似蛇的生物猛地袭向了他的膝盖。他的表情交织着恐惧与慌

张，他显然意识到自己被袭击了。我们看见他丢掉了羊羔，抓过一把匕首，撕开衣服，将伤口处的肉剝了出来，然后弯腰吮吸伤口，试图将毒液吸出来。紧接着，他把脖子上的方巾绑在了膝盖上。慢慢地，他的四肢开始无力，软绵绵地跌倒在山坡上。之后，他翻滚蜷缩，试图扶着一块岩石站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跌倒，站起来又跌倒，又站起来……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挣扎。我们看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从枪套里拔出他的六发式左轮手枪，他向天空射出三发子弹，然后晕了过去。随后，我们看到远处轻轻飞扬的尘埃里，他的朋友们骑马疾驰而来。他们迅速跳下马，检查他的伤口，将毫无知觉的他放到马背上带走了。这时，观看影片的“黑洞”消失了，我们发现自己又置身于昏暗嘈杂的电影院了。

现在，让我们置身于电影之外。这部电影后面的剧情主要讲述了莫莉是如何得知吉姆受伤的消息的。莫莉在哈莱姆区的公寓里，卷起袖子，露出她丰满的前臂，正在熨衣服。当她准备用一只湿漉漉的手指去触碰滚烫的烙铁时，一封电报打断了她。电报中说：“吉姆被响尾蛇咬了，速来。”她拖过一把椅子，放在角落的橱柜前，站上去取下一把旧茶壶，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熨衣板上，只把钱挑了出来，装进了她的手袋，然后穿上外套就出门了。接下来的画面中，她坐在移动的卧铺车厢里，呆呆地盯着一张时刻表。这时，另一条“响



尾蛇”——一个居心叵测的人盯着她穿过走道。这个人想方设法地接近她，他假装倾听她的故事，为她指路，向她献言献策，甚至还以吉姆的名义给她发了一封假电报，内容为“坐着四轮马车来干峡谷与我相见”。莫莉收到电报便骑马疾奔，前往牲畜大盗的营地。

后面的剧情是牛仔吉姆及时营救了莫莉，回到牧场后，有情人终于团聚。而那个阴险狠毒的反面角色，也就是剧中的另一条“响尾蛇”，被五花大绑着扔到了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环形地带（电影开场时吉姆走过的那条斜坡）——那里枝藤缠绕，荆棘密布，泉水叮咚——犹如他那扭曲的脸上露出的猥琐的毒牙。

不过我们没时间继续看电影了，必须回到之前的话题上了。那就趁电影院的灯还没亮悄悄溜出去吧。

Part 4

或许，你恰巧知道电影是如何制作的。

其实，任何一部小说的创作都是一样的。首先，作者的脑海里必须要有一个成型的故事。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能勾勒出故事梗概（也就是剧本），引导读者顺着他的思路去想象。

如果有电影制作者喜欢这个剧本，就会买下它，继而投入电影制作。

电影制作最关键的是选择并确定优秀的剧本。一旦确定，所有的演员必须唯剧本马首是瞻。储物间堆满了表演道具，衣橱里挂满了各种服饰，还有不同场景的布景，更有一大批特效技工争先恐后地提供技术服务。一旦某个作者创作的故事被确定为电影剧本，导演会从自己的剧组里挑选演员，并为他们提供服饰；道具也是导演按照自己设计的场景来挑选的，更有现成的技术支持。导演不停地忙碌于电影镜头之前，最终作品是否优秀取决于导演的才能、资源、对故事的把控和重塑能力等综合素质。

最后，我们只需坐在观众席上，观看导演重塑后的作品就好了。或许你见过比吉姆一出场走过的那条斜坡更美的场景，但是你脑海里的那个更美的场景并不能替代电影中的那条斜坡。或许，我认识一打比电影中的莫莉更适合电影的姑娘，但是我却无法将电影中莫莉的那段戏改编成《两条响尾蛇》。是电影人在重塑作者的故事，而非我们，这个电影人此刻的位置，就像圣彼得大教堂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一样，站在观众想象力的门口，他的选择精准无误，他对电影剧情的增删恰如其分。

因此，电影人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向别人讲故事的人。



或许你会抗议：“那其他人呢？维吉尔、塞万提斯、巴尔扎克以及玛丽·克雷利呢？”

这些人中的每个人，从最普通到最伟大，都曾为电影写过剧本。

虽然不是专门为电影撰写剧本，但他们却为电影提供灵感和素材。

小说虽然比剧本详尽，但大家更喜欢动态的画面。

当我们在书店挑选书籍，看到赫然出现的文字时，当我们读到第 247 页里的一段对话而急忙翻到最后一页寻找结局时，一本剧本已经摆到了制片人的面前。当我们花 1.35 美元支付书本费或刷图书卡时，意味着我们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的所有使用权。当我们打开阅读灯，坐在最喜欢的沙发上，翻开书的第一章时，其实就已经开始投入电影创作了。

当然，电影人最关心的还是优秀剧本的确定。

我们认识的所有人，加上成千上万和我们说过话的人，或者在人群中目光交错过的人，以及在公众场所曾暗中观察过的人，甚至是擦肩而过时惊鸿一瞥的人，每个人都在尽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导演不仅仅是在挑选演员，更是在挑选他们身上各自的特质。

好朋友偶尔闪烁的目光，多年前在乡村田埂间看到的一具铁匠的尸体，去年闪龙舞会上领舞者的目光（综合这些人

的个性特征)……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集中在电影的反派角色身上。

另外，记忆中堆满舞台道具的储物间，想象中挂满服饰的衣橱以及脑海里的各类场景，当然，少不了技艺精湛的特效工人——这一切都称为精神创作，并未使用一星半点的真实材料。

一旦作者的剧本被确定要拍成电影时，电影制作者就会从剧组挑选需要的演员、道具、服饰以及合适的布景。在观众欣赏评价前，导演马不停蹄地拍摄，一张张剧照，一页页剧本……形成最终的作品。而作品的好与坏取决于导演的才能、占有的资源、对原著的重塑能力以及对原著的想象力和对情感的整体把控。

Part 5

你是否怀疑以上我所说的内容？

如果怀疑，那么我要坦白一件事。我有意谋划了一切，欺骗了大家。《两条响尾蛇》里的剧情根本不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过这样一部电影。

如同小朋友编故事时说的“当我走在……”一样，我编造



了整个故事。而我呈现给你们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仅仅是一个故事梗概，甚至可以说是类似故事提纲的半成品。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你在阅读的时候一定把自己想象成了吉姆，走在那条你想象中的斜坡上。当然，你也会幻想出一个你喜欢的莫莉，连她所在的公寓里的陈设都是你喜欢的家具类型。最后，大反派恐怖的死亡方式也充满了你的个人情感特征：要么是对罪恶得到惩治而感到欢欣鼓舞——这是较唯美的风格；要么就是对代表上帝形象的人类如此恶毒而战栗不已。

难道不是这样吗？

否则，你停下来略做思考就会发现，除此之外别无可能。

导演所呈现出的仅仅是故事赋予我们的内容。

作者塑造的女主角不论描写得多么详细，我们都无法找到真人。尽管那一刻故事发生在芝加哥，我们也恰好曾在芝加哥生活过，但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我们熟悉的芝加哥，而不是那一节里描述的芝加哥。

事实上，如果小说描写得太过事无巨细，完全不给读者留下对主人公任何想象的空间，那么读者就会继续顺着作者的思路走，而不会主动去想象、去丰满这个角色。这也是通常我们省略场景细节描写的原因，那些精致生动的场景往往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这不是情感所能决定的，而是不可动摇的法则规定的。就如